

青春期探索丛书



少女少男心理  
报告文学选

宁夏人民出版社

105  
N679



# 少女少男心理 报告文学选

宁夏人民出版社



\*10019016\*

---

少女少男心理报告文学选

本社编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frac{2}{9}$  字数:75千 插页:2

198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0册

---

ISBN 7-227-00162-8/I·27

统一书号:10157·285 定价:1.00元

---

# 人生的黎明风景

——青春期探索丛书序

---

金 马 ●

岁末，有出版界朋友自银川来，说是他们要编辑、出版一套青春期探索丛书，要我写几句话在前头，我为他们的慧眼、匠心和热情所感动，就答应了下来。

是该从各条渠道、各个角度来审视、关怀我们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孩子们。有人说，青春，是人生的黎明风景，这话不假。因为正是从这时起，孩子们要迎接自身生理的和心理的一系列巨变，要准备迎接纯情的爆发式冲击，要体验神秘的性意识的萌动，要体察独立意识的觉醒，要发现一个鲜于往昔的情感世界和智慧世界……而这一切，既常常使他们感到新奇、振奋，又往往使他们感到恐慌以至困惑。因此，为了使孩子们顺利地度过青春发育期，使他

们从幼时心智的朦胧走向理性人生的黎明——成为具有现代人素质、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理应向他们提供生理的、心理的、伦理的、智慧的、艺术的、审美的、技能的等一系列的悉心教育和关注。

青春期探索丛书正是为了适应上述需要应运而生的。这套丛书的好处，首先是思路广，视野宽。从第一批十册的选题中可以看出，它几乎调动了形象思维和科学思维一切可供调动的手段，竭力撷取一切有益于青春发育期的文学作品和科研成果。其中有描述少男少女微妙心理形象的小说集和报告文学集，有展示青春期生存智慧的修养读物，有关于分析青春期早恋以及情感世界的专集，还有介绍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如何增进智慧和健康的教育普及读物和科学普及读物，等等。它们宛若一缕缕亲切的追光，从各个角底，为焕发青春的美丽，辐射着柔美的华晕。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好处，是注重父母、子女情感的双向交流和双向反馈。这就是说，它不仅是写给孩子们的，也是写给父母们的（当然，对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具有保护和教育职能的人们读一读也会很有好处）。因为，美好的青春发育，须臾离不开环境的和谐和情感的共振。青春期情感发育的最佳指标，将

仰赖于家长对孩子的深刻理解；青春期情感哺育的成功标志，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孩子对父母亲情感的正确理解。这将有助于使两代人同时解脱“对方难以理解”的困惑。强调情感交流和双向反馈，是现代家庭的一种极富于卓越意味的生存智慧，它不仅有助于使孩子准确地确立自身在家庭中的（并进而放大为在社会中的）伦理地位，而且它将有望成为两代人之间强有力的心灵纽带，使之携手共同走上富于未来意识的幸福之路。

这条路首先指向新美的情感世界。这里的主要路标上写着：要把孩子看作独立的人，尊重他们的独立人格和天籁式的纯情。最要紧的是，当代父母要勇于接受孩子的两次“分离”、两次“独立的宣言”。第一次分离是孩子从子宫诞生于人世，脱离母体“独立”生存，他们的第一声呐喊便是“宣言”；第二次即青春发育期的“心理断奶”，独立意识的觉醒便是“宣言”。如果我们把胎儿的脱离子宫（或者延伸到婴幼儿的断奶）视为孩子生命历程的第一次巨变，那么，青春发育期心理的“断奶”则是生命历程的第二次巨变，而且这后一次巨变，不仅对人生具有奠基的意义，也往往蕴含着巨大的危机。因此，现代育儿科学告诫广大父母，要在孩子即将进入青春发育期时，时刻倾听青春的脚步

步声。要及时地加强心理哺育和情感哺育，朋友式地深入孩子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切实关注他们的情感环境、精神状态和个性品质，关怀这一切发展的态势和倾向。随着孩子独立意识的发展，父母还要善于及时调整自身的角色形象，要多以平等的、谈心式的对话，取代孩子幼时往往习惯施予的命令式和敦促式。要设身处地地关注处于青春发育时期的孩子，关注他们的特殊情感需要和对心理哺育的渴望，千万不可以为“孩子大了，无须管了”，使孩子被弃之于情感世界的荒漠；或者曲解以至误解孩子的情感需要，无端树起两代人之间的情感隔膜和心理屏障。

这路也指向新美的智慧世界。这里的主要路标上写着：要勇于让孩子在着力挖潜中创一个“真实的我”。因为，至今世间为教甚多的人们，其巨大的潜能素质，常常依然被稚嫩的肌体包裹着，被世俗的眼光和传统的偏见束缚着，使得许多作为个体的人或妄自菲薄，或盲目傲慢，两者所形成的面貌都是“虚假的我”。当代少年要勇于创一个“真实的我”。当代父母的历史责任，则是要使孩子自幼对自身潜能的开掘具有信心，并帮助他们建立起在不断逼近“真实的我”的历程中，不断告别“虚假的我”的科学意识。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性民族生存智慧剧烈竞争的时代。现在正处于青春发育时期的孩子，将来走向社会时，面临的将是取代工业——技术社会的信息——艺术社会。富于战略性眼光的生存智慧的强者，应该具有基底宽厚、适应力强、应变谱系广阔的智能结构。它应具备的基础，应该囊括形体智慧——健美人体的智慧，伦理智慧——把握人际关系、创造伦理幸福的智慧，以及创造智慧与审美智慧，等等。青春发育期，正是发展这些智慧和能力的契机。一切富于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当代父母，不能不殚精竭虑地把应付裕如于“三个面向”的竞技状态和竞技智能，努力把握并传授给自己的子代。

这路还指向新美的生活结构。这里的主要路标上写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追求和生活情趣。上一代人当然有责任把人类历史所积淀成功的人伦之美、思维之美、生活艺术之美与生活格调之美展示给孩子，但却无权为未来一代设计自认为得意的美学模式和生活风貌。当代父母应该勇于让孩子们微笑着走向属于他们自己的明天。我们的孩子不是昨天的“奴仆”；“昨天”，还是应该让孩子们当作历史来读。青春的生命，既然重新绿化了祖国的心灵，既然来到了“今天”，就该让它的灵魂住在



“今天”的房子里。应该落落大方地让孩子们以“今天”的自主探索（当然不是要放弃有益的指导），为“明天”的生命活动规划属于他们那一代的蓝图。当代父母的明智，不是要把下一代拉入自己“古老”的轨道，而是该跟随着青春的绿色，生命的蓬勃，去寻觅新的沃土，规范自身也鞭策孩子拥有推送时代前进的生活构架，使孩子们有望成为新世纪当之无愧的春的使者。

正是从上述的意义上，我认为青春期探索丛书的编辑、出版是值得祝贺的；而且，无疑地，它也将是面对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孩子，系统地进行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的有益尝试和良好开端。

1988年12月7日于北京

---

# 序

---

曾镇南 ●

收在本书里的三篇文章，都是以中学生的生活、心理、情绪为题材的。中国大约有五千万中学生，这是一个庞大的、活跃的、可塑性很强的青少年群体。他们现在受着社会的哺育，而在或远或近的将来，他们将作为一种新的质加入社会、更新社会。他们的成长和发展，牵系着万户千家的快乐，也关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但是，这样一个青少年群体，过去却很少有文学家去描写他们，表现他们，这是文学的缺陷。已经有敏感的中学生呼吁作家们去熟悉他们、理解他们、表现他们；已经有热情的作家鼓吹应该有中学生的文学；而且，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发人深思的描写中学生的生活、情绪和心理的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构成了近两年文学

创作多样化态势中的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这样的文学现象与其说令人忧虑，毋宁说值得欣喜——它不会没有缺点，但它所显示的文学突入青少年心灵世界的锐气和活力，它所显示的作家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责任感，是多么可贵呵！本书的编辑出版，我想大概是出于扶植、促进这种新的文学现象的用心；客观上也以一角的实绩，对那种杞人忧天、望文生义的病态的衡文心理尽一点匡正的责任吧。

清人龚自珍诗云：“少年哀乐过于人，歌哭无端字字真”。看了这三篇报告文学，在我的周围，仿佛浮现出许许多多男少女的身影，他们真诚地诉说着他们的少年哀乐，邀请我去遨游他们那喧闹的、多思多梦的世界。作家们并没有多事渲染和藻饰，仅仅以朴素的纪实，就已经把青少年们的面目和心灵，灼然地照出了。而在这些中学生心理世界的真实的画框深处，默然跳动的，是作家们关注社会问题、虑及祖国未来的心。这种忧深虑远的文心，使得这些报告文学，在对中学生的“少年哀乐”的真切描绘中，透出了一种解剖社会的锋芒，传递出一种暮鼓晨钟的意味。

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冠以一个颇富学术色彩的副题：“中学生心理学”。作家怀着理解八十年

代中学生的恳挚的心，广泛地倾听了中学生们的的心声，记录了大量的事件和对话，加以剪辑、集中，力图描绘出比较完整的中学生心理世界的图卷。她并不靠取巧的演绎、推论来揭示中学生的心理问题，而是把笔尖深入中学生们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初步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初步的人际关系交往，撷取这些生动的、泼辣的生活波流中的激浪和微澜，在富有个性色彩的描绘中，隐括出带普遍意义的青少年心理问题。作家这种绝不凿空镂虚的写作态度，使“中学生心理学”这个似乎很抽象的题旨，完全被活泼、喧腾的中学生生活的浪花所覆盖。中学生们的心理几微，就在中学生们多姿多彩的生活的声息中显现出来。读者在回味的时候，也伴随着强烈的感性印象。作家笔触所至，梦扬、陈星、珊珊、思远、大江、小乐们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完全生活化的写法，获得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这是文章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孟晓云揭示出中学生心理学的课题，这本身就内含着看取中学生问题的一种新的、现代的眼光。承认中学生有独立的心理问题，尊重、理解中学生独特的心理特征，不仅可以使中学生教育工作获得心理科学的坚实基础，而且可以从根本上纠正那种蒸馏水浇花式的矫情教育的偏颇，确立使中学

生受到必要的心理训练以适应社会的复杂性的新的教育观念。对于孟晓云来说，提出中学生心理学之说，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中学生向社会吁求理解。她的笔锋，是饱含着对中学生的深深同情的。这使有的读者觉得她太偏向学生一方了。于是她后来又写了《我们与你们》一文，力求更全面地透视中学生教育这一广泛的社会问题。其实，孟晓云的报告文学及其引起的各执一端的社会反响，原是中学生教育中固有的矛盾的反映。在对幼者的教育中，“知性顺势尽其天”与“修刈限制成于人”是相反相成的两个侧面。有的时候，尽脱拘束之为害，甚至比一味钳制为烈。十年浩劫时中学里的情形就是适例。但是，综观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和八十年代中学教育状况的实情，《多思的年华》所提出的中学生不被理解的苦闷和寂寞，确是一种相当普遍又被忽略的心理问题。文章立意之卓犖或平庸，要在能否抓住世道人心之大端，提出警策切迫的意见，而不在求全稳妥。因此，孟晓云的续作，也许别有一种认识意义，但却不能掩抑《多思的年华》立意的新锐；——这要算是题外的话了。

如果说现在的社会舆论对于中学生任何时候都是忽略冷落的，那也不太尽然。每年七月高考考期临近的前后，社会不也紧张起自己的神经，对中学

生们的命运，表现出分外强烈的关注吗？这种社会关注对于中学生们的心理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在这种近乎病态的全社会的紧张中，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心理问题呢？李君旭的《七月，令人莫测的七月》和陈冠柏的《黑色的七月》，从不同的角度，触及了这个敏感的问题。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在被谈论得少了。其实这不外乎反映着人类精神现象中的事实。即以中学生的心理现象而论，最重大、最恒常的中学生心理问题，乃是由高考制度所引发的无穷无尽的考试所造成的心理压力。这是因为这一制度实际上是中学生们生活中无法回避的最现实、最严峻的内容。几乎所有的中学生，都作为高考的考生或准考生存在着、生活着，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高考制度的种种心理反应乃是中学生最普遍的心理现象了。

在透视这一心理现象时，李君旭的文章，从个例入手，在全优生薛平偶然失常的倒霉遭遇中，描绘出看来公正森严的高考制度那令人莫测的一面，对种种人为的紧张给学生造成的精神悲剧作了沉痛的揭示。素笔深情，动人心弦。而陈冠柏的长文，则荟萃众例，多角度、多侧面地剪辑了高考前后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心态图，对高考制度酿成的种种社会

弊端作了一次痛快淋漓的笔伐。他痛乎言之地把举行高考的七月称为“黑色的七月”，把自己的作品称为充满了“灰色的冷画面”的“忧郁性报告文学”。公正的论者当然不难指出作家的偏激、片面，但怀有淑世之心的读者却不能不为作家指摘时弊的锋利性所震撼。如果说，描绘“风油精熏透的模拟考场”，凭吊“题海边的坟茔”，摄取考场白线外陪考者的姿容和白线内考生们的心态，悲悯被“瘦肉型猪”卡住的咪咪、被疾病击倒天天背进考场的冯君、经过第八次拼搏才迎来喜雷炸开的筵席长廊的董强、灰溜溜地守夜的校长等等人物的命运，等等，还只是一般目光比较锐利的观察者所不难触及的；那么，“条子战”和“最后一圈传阅的档案”所披露的考试之外的微妙的社会因素的参与，却是需要社会斗士的良心和勇气才能写出的了。在这一点上，陈冠柏是有几分目光如炬、直言不惜犯众讳的气概的。——这不正是民众所景仰的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气概么？

无论是李文也好，陈文也好，他们所剖析的高考问题，已经远远逸出了中学生心理问题的范围之外，而变成了一种发人深省的、波及面更广的社会问题了。事实上，每一个中学生特殊的心理问题，深深地穿掘下去，都会碰到更坚固的社会的根抵

的。就说现在人们多少有点谈虎色变、杯弓蛇影而使自己弄得神经兮兮的所谓中学生的“早恋”问题吧，原来我的看法，是一向认为不必兴师动众地去防范，也不宜津津乐道地去张扬，而让孩子们在一种民主的、开放的社会和家庭氛围里，平平安安、自自然然地去渡过他们初步的感情生活的河流，走向更健全、更丰富、更美好的精神世界的彼岸。所以，我曾赞同李君旭的意见，认为对于面临高考的少男少女来说，“电影、小说中的什么‘朦胧的爱’啊，‘对异性的神秘感’啊等等都是废话。”而且对罗达成的《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一文中关于“早恋”问题的浓重描写颇有一点微词。但这次读了陈冠柏文章中关于闻一林因所谓“早恋”而得到不公正的归宿的描写，却使我悚然了。一个小小的纸团子，竟使得考分优异的闻一林落到了几乎谁也不敢录取的地步！为什么我们的社会道德观念对这类不成问题的问题采取如此刻板、固执、苛刻、不通情理的态度？闻一林的遭遇，并不是陈冠柏文章中着重描写的段落，但它却是使我受到刺戟的一笔。我几乎不知如何评说了。惊愕之余，我想起我在这篇序言的初稿中谈及罗达成文时所说过的一段话来了：

“中学生的‘早恋’问题，原来是无须作家



们来大做文章的，这其实是人类情感，特别是与友谊撕掇不清的最初的性爱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倘若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反躬自问，而且是足够真诚和坦率的话，谁在那似解人事又未解人事的少年时代，没有产生过这样那样的爱的遐想？没有这样那样的和异性接触的慌乱的体验？这是人的心理成长中必有的情事，只要不加以过分抑压或放纵，不施以侮辱和戕贼，大多数人都能靠自己日渐发展的自我调节的心理能力，从这所谓‘骚乱的青春期’顺利地走过来。……我想，如果社会都能用这种理解和通达的态度对待中学生的‘早恋’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不必作为一个问题如此郑重其事地提出来的。……小儿女幼稚的情事，何代蔑有？未必八十年代中学生才分外早熟和多梦？《红楼梦》中描写的少男少女，不就是我们的先人未必不‘早恋’的证明吗？

但问题竟然弄得有些严重了。被‘讨伐’得伤痕累累的史蜀君，被抑压得自杀的施郦，都在对我们现身说法，诉说着社会习俗、历史传统、现实压力在这个问题上逼成的严峻局面，这倒是值得深思的。我觉得，若干中学生的‘早恋’，并不值得旧道德家的惊慌失措，